

【科学哲学】

论“实验哲学”与“概念工程”的合作模式

黄远帆

【摘要】实验哲学崛起之初的矛头所向是概念分析和案例方法。随着当代概念工程方法论的兴起,诸多前沿讨论开始聚焦实验哲学与概念工程的关系。研究表明,两者的结合能够促成一种富有成效的积极实验哲学,但对于实验哲学在概念工程中扮演的角色,学界却有不同观点。两种主流的实验哲学以不同的方式——“助产士”和“质检员”——贡献于概念工程。立足于此,或可提出一种融合以上两种作用的模式,即作为概念工程之“调校者”的实验哲学。

【关键词】实验哲学;概念工程;自然化哲学;元哲学

【作者简介】黄远帆,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原文出处】《哲学动态》(京),2024.2.114~12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概念的规范性问题研究”(编号23BZX071)的阶段性成果。

一、当代分析哲学方法论

对概念分析与实验哲学之间关系的讨论一度是当代分析哲学方法论的聚焦点。概念分析尝试给出概念的充分必要条件(定义),然后借助案例方法来测试这个定义的有效性。实验哲学质疑了这个方法所依赖的哲学家直觉的作用。这个热议反映了传统“扶椅哲学”和自然化哲学之间的张力。有学者认为这种张力不可化解,也有学者认为这种张力可以弥合。(参见亚历山大,第121-147页)除了概念分析外,形式化哲学也被认为是分析哲学中“扶椅哲学”的代表。(参见Williamson, pp.1-10)由此,概念分析、形式化哲学、自然化哲学一度三足鼎立,构成了分析哲学方法论的主要范式。^①

历史地看,分析哲学自逻辑经验主义以来,一方面强调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强调数理逻辑工具对哲学的贡献。前者演化为自然化哲学,后者发展为形式化哲学。自然化哲学又可被区分为两类。其中一类主张哲学家应该直接参与经验工作,而另一类强调哲学家应该广泛借鉴经验数据(empirically informed)。基于这个区分产生了两种哲学与科学的合作方式。一种是哲学家直接介入和参

与讨论实验的设计,从而使得实验能够直接与哲学问题接榫。此外,哲学家应该主动说明这些经验数据并诠释它们的哲学意蕴。另一种自然化的方式是哲学家参考一些已有的经验研究,然后采纳那些看上去能够支持自己观点的经验证据,但不直接参与任何具体的经验工作。(参见Lindauer, p.2147)

形式化哲学则强调哲学的工作应该借助形式逻辑工具,将含混不清的日常语言清晰化或利用形式建模来处理哲学问题。卡尔纳普提出的“精释”(explication)方法是典型的形式化进路。卡尔纳普自己对不少概念作过形式化处理。比如,他对“确认程度”(degree of confirmation)与“逻辑可能性”(logical probability)都给予了形式改良。(参见Carnap, 1950)“精释”的目标是将一个日常语言中的模糊概念转化为一个精确的科学概念。用卡尔纳普的术语说,即将“待精释项”(explicandum)转化为“已精释项”(explicatum)。一个好的“已精释项”要满足四项评价标准:精确性(precision)、成效性(fruitfulness)、简明性(simplicity)、相似性(similarity)。“相似性”标准要求“已精释项”与“待精释项”保持一定的连续性;“精确性”标准要求“已精释项”比“待精释项”更精确,我们应该通过逻

辑或科学语言来表达“已精释项”；“成效性”标准要求“已精释项”能够形成普遍的科学定律或逻辑公理；最后，在满足上述三项标准后，“已精释项”应该尽量做到精简，即满足“简明性”标准。（参见同上，p.5）卡尔纳普的形式化方法论蕴含了一种倡议概念改良的维度。（参见黄远帆，2022年）

“精释”近年来又被激活。最近，国际分析哲学共同体愈发意识到哲学方法论改良的重要性，并提出“概念工程方法论”（conceptual engineering）。较之概念分析对概念当下运作方式的关注，概念工程更关注概念“应当”的运作方式。概念工程主张，哲学的任务是修正或改良我们已有的概念、创造新的概念抑或淘汰有缺陷的旧概念。（参见黄远帆，2021年）“精释”主要试图借助逻辑或科学语言将日常概念转化为更为精确的概念。比如，用“摄氏度”来表达日常的“冷”“暖”概念，用“等价类”（equivalence classes）来表达日常数字概念。但是当代许多学者认为，“精释”不应局限于以形式化方式改良日常概念，改良语境也不应局限于自然科学。（参见Novaes）这种拓宽改良的想法与概念工程的主旨不谋而合。概念工程的对象不仅包括自然类（natural kinds）概念，也包括社会类概念、道德类概念等。概念工程的改良方式也不局限于形式建模，而是结合了各式各样“扶椅哲学”的方法论和经验手段。因此它不囿于特定的领域或特定的方式，而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哲学方法论。概念工程的优势在于，首先，它可以容纳、吸收形式化哲学的成果；其次，它的核心方法不依赖传统概念分析所诉诸的“直觉”；最后，它可以与经验研究积极合作。因此，这是一种极具活力和生命力的方法论。

鉴于此，概念工程可以免于实验哲学对直觉和案例方法的质疑。更进一步，概念工程还可以和实验哲学形成合作关系。目前国内实验哲学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尚未涉及对实验哲学与概念工程之间关系的讨论。（参见刘小涛、周从嘉；曹剑波、王云卉；梅剑华；张学义、隋婷婷）本文主要考察概念工程/“精释”^②与实验哲学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更好地思考经验方法何以能够贡献于“扶椅哲学”。初看之下，概念工程是一种规范和改良进路并着眼于

未来，而实验哲学则是一种描述进路并关照当下，两者之间似乎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描述进路无法回答规范问题。但实际上，这两个方法论范式是融贯的：对于规范问题的回答，描述的信息可以提供极大的助益。打个比方，如果“我”要改进实验室的一个仪器，那“我”必然要对当下仪器具有全面的了解才能实施有效的改造。本文根据当下文献的讨论，梳理了两种实验哲学对概念工程的贡献方式：“助产士”和“质检员”。立足于此，本文提出一种融合了“助产士”和“质检员”两者功能的方案，即作为概念工程“调校者”的实验哲学。

二、实验哲学作为概念工程的“助产士”

“助产士”方案的主旨是：对于概念修正或改良工作而言，实验哲学可以做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谢博德（J. Shepherd）和尤斯图斯（J. Justus）（下文简称为“谢和尤”）、纳多（J. Nado）是这个进路的典型。

谢和尤将实验哲学对概念的修正或改良作用称为“实验化精释的准备”（experimental explication preparation）。（参见Shepherd & Justus）这种前期准备针对的是待改良的概念（或“待精释项”）。卡尔纳普也曾指出，在概念修正或改良前澄清待改良概念是极为重要的。他提出，我们可以通过举例来刻画待改良概念的内容。（参见Carnap，1950，p.4）除此之外，卡尔纳普本人并未花费过多笔墨解释我们应该如何作这种澄清准备。澄清待改良概念的目的在于，选择哪些元素需要保留，哪些则需要丢弃。一方面，如果待改良概念存在太多缺陷，就会阻碍改良工作的进展；另一方面，过分聚焦改良的结果也会忽视改良后概念和改良前概念的连续性。为了克服上述问题，谢和尤提出，我们可以借助实验哲学来澄清待改良概念。实验哲学对日常概念的的经验化研究能够成为概念工程的前哨工作：实验哲学可以发现待改良概念的外延和内涵的含混不清之处；澄清概念的多义性；揭示概念隐含的歧视用法；揭露概念判断中蕴含的一些不可预测的影响；描绘出概念的核心构成特征，以及它与其他概念的依赖关系。（参见Shepherd & Justus，p.390）谢和尤认为，尽管在具体案例中，实验哲学未必决定概念改良的走向，但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否定，实验哲学可以为概念工程服务。

纳多的观点与谢和尤属于同一路向。她坚持一种概念功能主义进路,而她的整套方案也以此为基础。(参见Nado)功能主义进路主张,我们在改良或修正概念之时,应格外关照概念所服务的目的、旨趣、功能。概念工程应该保障改良前概念和改良后概念的话题连续性(topic continuity)。如果不能确保连续性,则可能导致话题转换。纳多认为,只要改良后和改良前的概念能够保持功能上的连续性,即可避免转换话题。在一些情况下,比如当我们设计机翼时,机翼总体上的功能是一样的,尽管我们可能在细节层面不断地打磨改进。即对于改良机翼这件事,改良后的产品还是执行机翼原本的功能。但在另一些情况下,改良前后的对象会发生变化。比如,从电报到电话的进化。我们可以借用卡尔纳普对于“精释”的类比来理解:为了执行更复杂的任务,我们有时候会设计各种新工具(斧子、菜刀、砍骨刀、镭射)来取代最简易的小折刀。(参见Carnap, 1963)

立足这个框架,实验哲学如何辅助概念工程呢?纳多的答案是,实验哲学之于概念工程的作用就类似于仿生机器学(biomimetics)之于工程学的作用。有时,工程师设计步行机器人仅是出于对人类行走机制本身的兴趣——用机器人来模仿人类的步行。但有时,工程师是为了设计一个能够服务人类的端茶机器人。此时,对人体的模仿服务于工程学目的。事实上,人体的有些部件并不具备功能性,甚至可能是有缺陷的。比如,人类脚部的多根较小的骨头只是进化残留(vestigial holdovers),不再具有功能性。如果机器人工程师只关注结构而非功能,那么他设计的机器人可能只是对人类结构的复制。而更多机器人工程师的做法是:发现人类自身的缺陷,然后在机器人设计上避免或弥补这些缺陷。仿生机器学之于工程学的作用类似于实验哲学之于概念工程的作用。概念工程师利用实验哲学考察前理论概念的目的并非为了确保改良前概念和改良后概念的语义相似性,而是为了揭示概念现有的功能,并审查它是否有缺陷。对于当下概念的充分理解有助于我们避免改良工作“白手起家”的窘境。当设计新概念时,我们可以基于一些已有的成果,而这些前期工作恰恰是实验哲学所能胜任的。通常,我们认为对象 x

属于概念 F 时,是因为我们直觉上认为 x 是 F ,而非因为 x 能够恰当地执行 F 的功能。我们的直觉受到我们的文化、种族、性别等因素影响,而这些因素都是偶然的。如果概念工程师借助实验哲学研究我们为何会认为 x 属于 F 、 x 属于 F 是否合理,这有助于推进针对 F 的改良工作。

综上,纳多认为,作为“助产士”的实验哲学可以在如下层面服务于概念工程:(1)揭示当下概念所执行的功能,这种功能可能不是显豁的,而需要哲学家去揭示;(2)阐明能够完成这些功能的具体要素;(3)发现概念中的冗余元素。^③这三项工作都是实验哲学可以完成的。

值得一提的是,纳多试图将她的方案与谢和尤的方案相区分。她如此界定他们之间的分歧:谢和尤认为实验哲学所做的准备工作是“意义澄清”(meaning clarification),而她主张的准备工作是“功能揭示”。(参见Nado, p.90)虽然纳多与谢和尤对于实验哲学具体是揭示语义缺陷还是功能缺陷存有异议,但他们对实验哲学在概念工程中所扮演角色的定位实际上是一致的,即准备工作。因此,我们可以将两者放在一起评价。此外,托雷格罗萨(C. Torregrossa)考察了在美学领域实验哲学如何作为“助产士”贡献于美学的概念工程。她指出,实验哲学可以指示出有缺陷的美学概念,并且标识出其具体的缺陷内容。她具体讨论了“审美经验”“审美证言”等概念。(参见Torregrossa)

对于作为“助产士”的实验哲学,平德(M. Pinder)给出了两种质疑。(参见Pinder)首先,概念工程师无法对实验哲学如何贡献于概念工程的具体机制给出刻画。平德设想了两种可能的机制,并认为这两个机制都不成立。其中一种是利用实验哲学测试待改良概念是否满足卡尔纳普对于“已精释项”的评价标准。但平德认为概念工程的核心在于改良,因此卡尔纳普四项评价标准针对的是改良后的概念(或“已精释项”),而非改良前的概念(或“待精释项”)。第二种机制是利用实验哲学来探测待改良概念的可能缺陷(模糊性、多义性、蕴含歧视或偏见)。平德认为,概念工程所应关注的“陷阱”(pitfall)不是待改良项的语义或实践缺陷,而是理论层面的陷阱。比如,哈斯兰吉(S. Haslanger)对“女性”概念进行了改良。(参见

Haslanger) 她认为,“女性”概念是模糊的(有一些边界案例),也是多义的、有偏见性的,但她试图解决的不是实验哲学检测到的这些对“女性”的直觉。她的意识是理论层面的:是什么社会因素构成了“女性”这个性别?如果所有对女性的规范界定都是价值负载的,那么如何处理某些女性被边缘化的问题?

其次,作为“助产士”,实验哲学对整个概念工程而言其作用是有限的。我们通过实验哲学发现改良前概念的含混、多义、用法偏见,但这无益于构筑富有成效的概念改良。林道尔(M. Lindauer)也表达过类似看法,他将谢和尤对实验哲学的角色定位描绘为“侍女”(handmaiden)。(参见 Lindauer, p.2145)概念改良的理论动机是出于某些特定的理论需求,理论家建构新概念是为了解决具体的理论问题。比如,海德格尔要推翻传统形而上学对于“being”的理解,并给出新的理解,显然他无需在提出“基础存在论”之前作一番实验哲学研究。

平德的挑战受到了科赫(S. Koch)的质疑。他认为,作为“助产士”的实验哲学是可以得到辩护的。一方面,我们需要评价改良前的概念,如此才能判断改良后的概念是否真的构成了进步,因此评估待改良概念也是有必要的;另一方面,探查改良前概念的实验哲学有助于我们在改良过程中避开误区或陷阱。(参见 Koch)比如,法西奥(D. Fassio)和麦金纳(R. McKenna)认为,指导我们日常使用“知识”概念的两个原则是不融贯的,因此应该改良“知识”。他们改良的动机正是因为他们发现,概念的日常使用中存在不融贯现象。(参见 Fassio & McKenna)这种对日常直觉的判定是可以依靠实验哲学完成的。鉴于此,实验哲学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们确实不能否定,不少概念改良的动机并不总是需要借助实验哲学的数据。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Astronomical Union)要修正“行星”的定义,国际度量标准大会决议重新定义“千克”,这都不是由于普罗大众的直觉有问题,而是理论本身存在缺陷。更为重要的是,在大部分概念工程中,我们确实可以借助实验哲学评估待改良概念。因此,对于概念工程,针对具体的语境,实验哲学可以发挥“助产士”的作用。

三、实验哲学作为概念工程的“质检员”

作为“质检员”的实验哲学主张,实验哲学在概念工程之过程中的作用是检验改良后的概念。而检验工作又可以分为:(1)检验改良前概念与改良后概念的相似度(对应卡尔纳普的相似性标准);(2)检验改良后概念的成效(对应卡尔纳普的成效性标准)。

1. 检验“相似性”

舒伯巴赫(J. N. Schupbach)提出了一种“实验精释”(experimental explication)的方法论。从名称来看,这是一种结合了实验哲学与“精释”的方案。他试图回答的问题也是“实验哲学如何贡献于概念改良或修正”。而他给出的答案是,实验哲学可以帮助概念工程检验改良后概念与改良前概念之间的相似性。(参见 Schupbach)

在呈现舒伯巴赫的方案前,我们要区分两种概念工程(精释),我们称之为“激进改良/卡尔纳普精释”与“保守改良/奥本海姆精释”。(参见 Kemeny & Oppenheim)“激进改良”强调的是改良的结果,改良前的概念不是重点,因此最后的改良结果兴许会与改良前的概念大相径庭。当然,这里的差别也是有限度的,比如,从“燃素”到“空气”的改变是巨大的,但这种改良是合理的;而将“水”改良为“逻辑学”则是不合理的。即便对于“激进改良”,改良前后的概念也不应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保守改良”则强调改良前后的概念要有一定的相似性。换言之,概念的核心内容不应发生变化。

舒伯巴赫认为,实验哲学主要贡献于“保守改良”。大致而言,实验哲学的作用是设定一些场景,利用大众对这些场景的判断来比较理论结果和一般大众直觉之间的相似性。换言之,作为“质检员”,实验哲学主要的贡献是测试改良后的概念与改良前的概念之间是否具有充分的连续性,从而可以避免主题转换的困境。

实验哲学可以通过测试大众直觉来检验概念改良是否偏离主题。舒伯巴赫区分了两种直觉的可靠性。一种是“追踪—真”之可靠直觉,另一种是“追踪—概念”之可靠直觉。我们先来看前者。可靠主义会认为,只要是可靠的认知程序产生的判断就应该是知识。但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反例:假设张三被疯狂

科学家绑架,疯狂科学家在张三大脑中植入了设备,使得张三能够提供关于当下环境的准确温度,随后疯狂科学家又消除了张三的这段记忆。于是,张三发现自己总能莫名其妙地获得关于周遭天气的真信念,但他完全不知其背后的缘由,却也欣然接受。这个案例讨论的是张三的“追踪一真”的直觉是否可靠。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追踪一概念”之可靠直觉,即测试言说者对概念意义的直觉可靠性,亦即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某个概念的。这个区分为何重要呢?实验哲学消极方案对直觉的质疑实际上就是利用“追踪一概念”之可靠性来质疑“追踪一真”之可靠性。实验数据表明,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受试者对“盖梯尔反例”的判断迥异,这是因为大众的直觉只能追踪概念使用的稳定性,而不同的文化背景可以产生不同的概念使用方式。鉴于此,实验哲学更适合的功能是确保改良前后的概念能够具有某些相似性。我们要追踪改良后概念和改良前概念在核心部分是否一致。要测试这种相似性,就要测试大众的直觉。

实验哲学针对的是哲学家和普罗大众共享的概念:我们研究大家的“辩护”,而非哲学家的“辩护”;我们研究大家的“证据”,而非哲学家的“证据”。因此,实验哲学研究不是有志于探究普罗大众对哲学问题的看法,而是关注那些容纳了普罗大众看法的哲学概念。类似地,我们不是说普罗大众的日常直觉能够为我们的哲学问题直接提供答案,而是试图利用实验哲学检验改良后概念与改良前概念之间的连续性。

本文认为,实验哲学的目标在于检验概念改良前后的一致性,但一致性本身的标准不是实验哲学可以提供的。舒伯巴赫只是提到我们应该保留概念的核心内容,但什么是概念的核心内容却恰恰是争议极大之处。这是一个正在争论中的问题。(参见Prinzing)此外,如果实验哲学仅能检验概念的连续性,那么这种贡献力度也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可以把检验的对象扩大。

2. 检验“成效性”

那么是否有其他扮演“质检员”角色的实验哲学方案呢?平德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平德不再聚焦于

卡尔纳普的“相似性”标准,转而投向“成效性”标准。什么是富有成效的概念工程?平德认为有多种界定方式:能够促进形成普遍理论和法则(科学理论或逻辑公理);能够产生新的知识;能够为重要问题提供答案;能够增强我们的认知推论能力。除了上述对“成效性”的界定外,平德提出了一种新的界定方式,即能够被相关的理论共同体所接纳(uptake)。这种“被接纳”可以是事实上被理论共同体接纳,也可以是极有可能被理论共同体接纳。“被接纳”并非评价一个概念工程好坏的充分条件,但可以是必要条件。如果一个改良概念能够被相关理论共同体接纳,那么该共同体就能形成一个标准化的概念框架(standardized conceptual framework),而这恰恰是“成效性”的体现。(参见Pinder)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于2006年对“行星”概念进行了改良,形成了一个新的标准化概念框架,从而将冥王星排除出了大行星的行列。那么,标准化的概念框架为何能够推进理论探究?首先,很多时候我们改良概念的目的就是使理论共同体能够使用一个标准化的概念,从而促进该共同体的共同探究。其次,根据库恩的说法,成熟科学(mature science)的特征就是理论共同体能够对“什么是好的范例”达成共识,而这一共识意味着该理论共同体持有诸多一致的理论 and 形而上学预设。最后,标准化概念框架可以带来社会认知收益。

判断“一个理论共同体在什么条件下能够接受一个改良的概念”是一个经验问题。要回答一个改良概念是否被接纳,我们需要大量的经验数据。根据这些经验数据,我们可以判断什么样的概念更可能被接纳。对此,实验哲学可以发挥其作用。^④平德指出,一个更有可能被接纳的改良后概念应能捕捉到改良前概念的核心要素,以及覆盖改良前概念与其相关概念的关联。如果一个改良后概念做不到这些,它就极易被理论共同体拒斥。因此,在进行概念改良时,我们要将“被接纳”作为一个考虑因素,而这恰恰是实验哲学的用武之地。(参见同上)

平德的方案受到科赫的质疑,科赫认为他混淆了概念工程的“实践成功”与“理论成功”。一个概念工程可以有两种失败的方式:一种是它所提供的改良方案不能满足它所指向的理论目标;另一种是它

不被相关共同体接受。它是否被共同体接受是一个事实问题,而非规范问题。“成效性”指向的是概念工程的理论成功,而“是否被接纳”则构成了它的实践成功。一个仅获得理论成功却缺乏实践成功的概念工程可能永远没有用武之地,而一个仅获得实践成功却缺乏理论成功的概念工程无法真正做到对概念的改良。因此,我们应该严格区分两者。(参见 Koch)

然而,科赫的批评无法完全取消实验哲学作为概念工程“质检员”的角色。首先,概念的实践效果也是非常重要的品质。其次,除了检验改良后概念的被接受度之外,我们仍旧可以依靠实验哲学来检验改良后概念的其他理论或实践品质。比如,瓦基勒(S. Wakil)提出,实验哲学还能帮助概念工程检验改良后概念的“精确性”。(参见 Wakil)具体而言,我们可以通过检验改良后概念是否能够增加可测性(measurability)和可检验性(testability)来判断概念是否达到精确性标准。我们甚至可以将“相似性”标准和“精确性”标准都视为“成效性”标准的子集。(参见黄远帆,2022年)鉴于此,概念工程师可以借助实验哲学检验改良后概念的“成效性”。

四、实验哲学作为概念工程的“调校师”

上文考察了实验哲学贡献于概念工程的两种方式:作为“助产士”的实验哲学聚焦于通过经验数据来澄清改良前概念的信息;作为“质检员”的实验哲学则试图借助经验方法和数据来确保改良后概念符合改良的目标,比如检验和确保改良后概念的成效性。本文试图融合这两种贡献方式,提出一个整体性方案,即实验哲学可以作为概念工程的“调校师”。

在呈现“调校师”方案前,我们先来看一种更为彻底的实验哲学方案。安多(J. Andow)提出了一种完全实验化的概念工程。他主张实验哲学可以介入概念工程的每一个步骤。比如,确认谁是概念改良的需求群体,确定概念改良需求者的具体语境,确定改良需求者所关心的这些概念的使用者包括哪些,辨别谁对概念的规范性条件拥有最可靠的判断以及这些判断的具体内容,勘察概念的当下运作方式以及当下的运作如何促进改良工作,在目前语境外的其他语境群体如何使用这个概念以及他们的使用如何促进改良者的工作,确定能够获得最大接受度的改

良策略,等等。(参见 Andow)本文不打算继续发展这种完全实验化的概念工程,因为坚持这种纯粹自然化的概念工程会产生较强的论证负担。本文试图提出这样一种方案,即实验哲学既能作为概念工程实际参与者而又不承诺全盘实验化,亦即实验哲学作为概念工程的“调校师”。

我们暂且悬置哲学家对概念 x 提出的改良假说是否需要经验介入,但在提出假说前,我们可以借助实验哲学对这个假说和概念 x 现有的运作方式进行反思和权衡。比如,如果张三提出关于“知识”概念功能的一个改良假说,那么他可以通过实验哲学获得关于“知识”目前的运作方式。由是他可以进一步在他的假说和概念的现实运作之间进行权衡取舍。这样一来,作为“调校师”的实验哲学便可以容纳“助产士”的作用。

再者,实验哲学也可以帮助概念工程师调校改良后的概念,即通过检验改良后概念的理论或实践品质来调整概念工程师的假说方案。假设概念工程师给出了一个关于“知识”概念功能的改良方案,但经过进一步的实验哲学调查,他发现改良方案无法达到预期收益,那么他可以根据实验哲学的数据来调整自己的方案。如此一来,作为“调校师”的实验哲学也能覆盖“质检员”的功能。

下文我们通过具体考察费舍尔(J. C. Fisher)和林道尔的论述来阐明实验工程如何通过检验实践效果来发挥“调校者”的作用。这个方案已经隐含在二人的论述中,文本试图对这层意思加以阐明。

费舍尔提出一种“实践的实验哲学”(pragmatic experimental philosophy)。这种实验哲学服务于实践的概念分析,而这两个方法都以目的论语义学(teleosemantics)为语义学基础。(参见 Fisher, p.414)目的论语义学主张:一方面,我们应该通过生物的专属功能(proper function)来理解概念的语义;另一方面,专属功能应通过自然选择机制来界定。根据这个理论,一个好的概念应该是在长期实践中最能发挥积极收益的概念。实践的概念分析并非关注当下大众如何使用概念的直觉(传统概念分析),而是聚焦于我们如何使用概念方能获得一种持续长效的收益。这个方法主张首先应该关注我们拥有这个概念的旨趣

是什么,它如何为我们服务或如何更好地为我们服务,其次才是考虑什么样的概念能够执行这个任务。因此,实践的概念分析与概念工程是若合符契的。

费舍尔提出,概念工程聚焦于概念所扮演的对我们有益的角色(beneficial roles),而实践的实验哲学可以从两个方面支持它。第一,实验哲学应该帮助我们判断,当我们运用某个特定概念后,我们的行为模式会有怎样的不同。第二,它应帮助我们辨识出不同的行为模式如何能够常规地输出有益后果。(参见同上,p.420)以“自由意志”为例。通过实验哲学,我们可以获得如下结论:将“自由意志”归属于他人,更能产生利于社会的行为(pro-social behavior)。实验哲学可以设计一个场景,让大众判断“自由行动”是否能够运用于这个具体案例。然后,通过实验设计继续考察这种运用带来的后续行为差异。针对“自由意志”,我们可以通过实验哲学得到:如果行动者的行为是自由的,那么比起那些不自由的人,我们会觉得他更应遭到惩罚。针对这个案例,实验哲学的操作具体可以分为如下两步:

第一步,我们可以设计实验,假设张三有长期的偷盗史,但他也被诊断为患有盗窃癖(kleptomaniac)。如果张三在一家烟草店行窃,那么精神病医生应如何判断张三的行为,它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法官应该如何判决张三,是判刑还是送往精神病院?可以预计,如果张三的偷窃被定性为自由行动,那么大多数人会觉得应该将他送入监狱;而如果张三的偷窃行为被定性为不自由行动,那么大多数人会觉得他应该接受医学治疗。这个实验的设计目标和传统实验哲学(结合概念分析的实验哲学)不同。传统实验哲学试图揭示的是普罗大众对于“自由意志”的使用直觉,而实践的实验哲学测试的是运用这个概念后我们倾向于如何行动的直觉。实践概念分析关心的是我们使用概念的后续行为。实践的实验哲学可以通过设计实验来完成这个任务。

第二步,实验哲学应该判断之前的行为差异如何能够转化为一种长期有效的收益。何为收益?前述案例中,“杜绝张三日后的盗窃行为”应该算是一种实践收益。如果牢狱可以约束张三日后的偷窃行为,那么我们应该将张三的行为界定为“自由的”;如

果治疗可以杜绝张三的偷窃行为,那么我们应该将其行为界定为“不自由的”。可以预计我们会得到如下数据:常规慎思所导致的行动往往会受到赏罚的制约;而如果行动者由于精神疾病或成瘾性而导致不道德行为,那么我们更倾向于去治疗他。如果实验哲学最终获得这样的数据结果,那么我们就可以如此定义“自由行动”: x 是自由的行动,当且仅当 x 是由常规慎思过程所导致的行动。费舍尔认为如下问题都是经验问题:我们对于自由与不自由行动的界定是否能够产生如此这般的收益?我们对“自由”的归属是否影响如何处置行动者(判刑或送入精神病院治疗)?判刑或治疗是否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上述这些工作都无法坐在扶椅上完成。

林道尔对实验哲学作用的界定也符合“调校师”角色。他认为,实验可以帮助我们对规范概念进行改良:(1)当概念内化后我们会如何行动,一个规范概念或理论能否构成行动的动机?(2)对这些规范概念或理论的内化能否防止行动者产生有害行动的倾向?(3)规范概念或理论能否帮助我们抗拒偏见?(4)规范概念或理论能否使得更多持其他观点的人也认同这个观点?(5)规范概念或理论能否起到更好的引导作用?林道尔认为这五项工作都需要借助经验研究来完成。(参见Lindauer)

笔者将这一框架下的实验哲学称为“调校师”而非“质检员”之原因在于,根据这个方案,概念工程师首先需要一个关于“什么样的概念能够获得最大收益”的假说。然后,我们设计实验来测试这个假说是否成立,即这个改良方案能否获得长期稳定的收益。最后,概念工程师会根据实验数据来调整假说。这与之前作为“质检员”来检验“相似性”和“成效性”不同。作为“质检员”的实验哲学是一锤定音的决断:要么相似,要么不相似;要么被接纳,要么不被接纳。而作为“调校师”的实验哲学强调的是对概念工程的一种往复的积极反馈,使得概念工程师可以不断调整自己的主张。这类似于“反思均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扶椅工作和经验工作的关系更多是一种互相反馈的过程——提出理论假设,然后进行经验测试,再根据测试数据来调整理论假设。

结语

本文首先考察了两种主流的实验哲学贡献于概念工程的方式:作为“助产士”和作为“质检员”。作为“助产士”的实验哲学致力于为概念工程做前期准备工作,提供关于待改良概念的经验数据。作为“质检员”的实验哲学可以协助实验哲学检验改良后概念的成效性。基于这两个方案,本文建议实验哲学可以作为“调校师”构成概念工程的重要一环:我们既可以将实验哲学获得的改良前概念的数据和我们关于概念的改良方案进行反思均衡,也可以将实验哲学所获得的改良后概念的数据和我们的改良方案进行反思均衡。

注释:

①概念分析本身又有多种形式,包括给出概念的充分必要条件、日常语言分析、堪培拉学派的概念分析等。

②下文中不再刻意区分“精释”与“概念工程”,统一表述为“概念工程”,但在部分具体语境中仍旧会保留“精释”的用法。

③冗余元素就好比人体的盲肠、智齿、雄性乳房这些不再具备功能的部件。

④这些经验数据不仅仅是由实验哲学提供的,也是由当代社会科学、政治科学、实验心理学提供的。

参考文献:

[1]曹剑波、王云卉,2021年:《实验哲学调查普通大众直觉的合理性》,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2]黄远帆,2021年:《“概念工程”的义旨与困境》,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第2期。

2022年:《重审卡尔纳普的“精确性准绳”》,载《世界哲学》第1期。

[3]刘小涛、周从嘉,2021年:《广泛观察与动物行为学方法论》,载《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第4期。

[4]梅剑华,2020年:《重复危机与实验哲学》,载《自然辩证法通讯》第9期。

[5]亚历山大,2013年:《实验哲学导论》,楼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6]张学义、隋婷婷,2018年:《专家直觉与大众直觉之辨——

实验哲学的方法论基础新探》,载《哲学动态》第8期。

[7]Andow, J., 2020, "Fully Experimental Conceptual Engineering", in *Inquiry*, URL=<https://doi.org/10.1080/0020174X.2020.1850339>).

[8]Carnap, R., 1950, *Logical Foundations of Probabi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 F. Strawson on Linguistic Naturalism", in P. Schilpp(ed.), *The Philosophy of Rudolf Carnap*, Lasalle: Open Court.

[9]Fassio, D. & McKanna, R., 2015, "Revisionary Epistemology", in *Inquiry* 58(7-8).

[10]Fisher, J. C., 2015, "Pragmatic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in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28(3).

[11]Haslanger, S., 2000, "Gender and Race: (What) Are They? (What) Do We Want Them to Be?", in *Noûs* 34(1).

[12]Kemeny, J. G. & Oppenheim, P., 1952, "Degree of Factual Support",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

[13]Koch, S., 2019, "Carnapian Explications,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and Fruitful Concepts", in *Inquiry* 62(6).

[14]Lindauer, M., 2020,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and the Fruitfulness of Normative Concepts", in *Philosophical Studies* 177(8).

[15]Nado, J., 2021, "Conceptual Engineering via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in *Inquiry* 64(1-2).

[16]Novaes, C. D., 2020, "Carnapian Explication and Ameliorative Analysis: A Systematic Comparison", in *Synthese* 197(3).

[17]Pinder, M., 2017, "Does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Have a Role to Play in Carnapian Explication?", in *Ratio* 30(4).

[18]Prinzing, M., 2018, "The Revisionist's Rubric: Conceptual Engineering and the Discontinuity Objection", in *Inquiry* 61(8).

[19]Schupbach, J. N., 2017, "Experimental Explication", in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94(3).

[20]Shepherd, J. & Justus, J., 2015, "X-phi and Carnapian Explication", in *Erkenntnis* 80(2).

[21]Torregrossa, C., 2022, "Experimental Aesthetics and Conceptual Engineering", in *Erkenntnis*, URL=<https://doi.org/10.1007/s10670-022-00568-0>).

[22]Wakil, S., 2023, "Experimental Explications for Conceptual Engineering", in *Erkenntnis* 88(4).

[23]Williamson, T., 2008, *The Philosophy of Philosophy*, Oxford: Wiley-Blackwell.